

用满满的爱 陪你去湖海山川

□刘斌

我的母后大人原名叫江晓凤,她年轻时做事火辣,就像百慕大三角,拥有着强大的磁场,所以身边的熟人,无论男女老少都热乎乎地喊她“江姐”。在外雷厉风行的江姐,在家却总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,于是相较于别家的“独裁专制”,我家一直实施“三权分立”的制度(前提是我没有犯错被剥夺权利),民主的江姐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我最大的自由。

芜湖到湘西,颠簸的1000多公里,是我和江姐的第一次出门远行。我背着包走在前面,她满脸兴奋地跟在后头。火车窗外,一路山清水秀,层峦叠嶂,江姐拿着她像素八百的手机连拍了好多张,还自鸣得意地来来回回翻看许多遍。我摸着已经冷透的“康师傅”无奈地对她说:“妈,吃面。”她给我削苹果时,我随便翻了一下她视为珍宝的照片,发现全部都没有对焦。

湘西地偏,我们跌跌撞撞,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学校的汽车。刚下车,江姐双腿一软,直接瘫倒在车站。晕车加上水土不服,她上吐下泻了整整3天。

湖南人无辣不欢,肠胃不好的江姐却是半点辣都吃不得,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来一碗清汤面,胃早就吐空了的她把面条吸得直响。我看着她眼前头发蓬乱的江姐觉得她不该是这个样子,她应该永远像她曾经那样精明干练,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。

半个月前,江姐毫不犹豫地辞去了高薪工作,跋山涉水陪我来湖南读大学。为了省钱,她在我学校旁租了一间“全裸”式房子,里面什么也没有,唯一的家电是她从房东那里买来的一台二手空调。“你的寝室没有空调,夏天热得不行了就过来睡。”

我看着她脱下黑白职业装穿上围裙,蹲在地上擦瓷砖的样子觉得别扭极了。

江姐来湘西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,她一个人逛菜市场、购物、锻炼身体,性格爽利的她十分想融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,可是别人地

道的湘西话总让她找不到边儿,处于“失语”状态的她很痛苦。

江姐把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厨房。她隔三岔五地就往我的寝室跑,变着花样送来鸡蛋炖银鱼、芥菜圆子、卤水板鸭等家乡菜,极大满足了我 and 室友的五脏庙。

不到半年,江姐的包里塞满了这里的超市购物卡、兑换券还有车票。湘西是山城,交通不发达,连高铁也没有。中途回家的江姐只得凌晨坐火车去长沙,在车站等到深夜再坐高铁到合肥,第二天中午下车后,再在半个小时内狂奔到汽车站坐车回家。

江姐像候鸟,永远都在两地迁徙。每月在湘西住两周,在家住两周,车上待两天,这就是江姐2016年到2020年全部的生活。

我一直觉得上帝放倒了时光的卡带,18年后才想起翻过面儿来。

很多年,我有关江姐的记忆都是一片空白。小时候,家里生活很拮据,债台高筑。我被干妈接回了家,她在客厅装了一道推拉门,隔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做房间。我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度过了童年、少年、青春期,而我成长时所有的表情,江姐只能靠电话猜测。

后来,我才知道那些年江姐在服装厂缝扣子、小餐馆洗碗、摆地摊。什么苦活累活都干,把钱攒着寄给干妈供我读书。晚上,她还拖着酸软的身



子去夜校考各种证,才换来之后光鲜体面的工作。

可我终究辜负了江姐的付出。高考成绩出来后,我的分数勉强够上外省的一所二本大学。录取通知书寄到后,江姐盯着封面上红彤彤的“吉首大学”4个字,问我:“吉首在哪?”“在湖南。”她拿出地图说:“你点给我看看。”我指着贵州和湖南接壤的那条线:“大概在这附近。”

江姐突然就哭了,第二天,江姐便在刘哥的支持下,果断辞去工作,大包小包的和我一起来了湖南。

搬进出租房的第一天,江姐激动地睡不着。她反复地说:“平时你得住学校,和同学处好关系,周日回来就行。”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半夜我睡醒,瞥见江姐正靠在床头打毛衣。她戴着老花镜,双手生疏地将毛线,好半天才在针头绕一圈,小橘灯散发着柔和的光。这只出现在小学日记本里的场景,却在我的18岁上演。我心酸得厉害,把头埋在被子里,很小声地呜咽。

虽然她迟迟才来报道,但怀揣着数不尽的爱与温柔,晚些又有什么关系呢?

4年,174张车票,来回三万多千米。从不出远门的江姐用脚步为我走出一幅地图。她放弃追逐自己的天南地北,只想用满满的爱,陪我去湖海山川。

□佚名

子弹蚁在自然之中少有天敌。

亚马孙雨林里的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采取了一种“狐假虎威”的策略。这种植物拥有独特的“花外蜜腺”,能够通过“贿赂”的方式博得子弹蚁的青睐,从而获得保护。“花外蜜腺”是指植物上位于花朵之外的能够分泌蜜汁的腺体。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的叶柄末端,与茎干相接的区域长有花外蜜腺,能够分泌大量的蜜汁。这些蜜汁对子弹蚁来说,简直是唾手可得,无限续杯的免费大餐。它们用自己的大颚采集树上的蜜汁和水滴,带回巢中后用以食用、储备和哺育幼虫。

在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的树干下部、根部附近,常常能够发现子弹蚁的巢穴。子弹蚁在蚁巢洞口进进出出,在树干、叶片上觅食、警戒,无形中为这种植物披上了一层“防护罩”。那些以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为食的昆虫,无限续杯的免费大餐。它们用自己的大颚采集树上的蜜汁和水滴,带回巢中后用以食用、储备和哺育幼虫。

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,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与子弹蚁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双赢关系。它们为对方的生存提供了便利,同时又都享受到了“搭便车”的好处。

西陵下,风吹雨。”“冷翠”一词何等空灵。一种神圣幽冷的绿色显得多么微弱。苏小小是南齐时貌绝青楼的人物,年少早卒,葬于西陵之坞。可惜我并没有看到苏小小的原墓,一座赭黄色的水泥堆放在四周圈围的亭子中,刻满了古人和今人的字,据说是为保护西湖的历史风貌重建,由六根四方柱支撑,亭高数米,用青石和传统雕琢加工而成。虽然不失旅游景点风采,到底没有传说的那种幽怨的神秘感了。

一座城市是一个美好的记忆。每个记忆都牵动着城市的性灵。

还是回到了早晨,回到湖滨的柳林里,静静地坐在长椅上,看风过柳枝浮动着波纹似的绿浪,听莺声百啭,伶鸟啁啾,亭轩默默,青枝半掩,薄云浮空……蕴含了太多的说不清道不明,性灵于万物皆有,此时此处更是,更是什么呢?似乎有了答案了,那是你触摸不到的欣悦、感慨、历史的伤痛或者欢喜,更多是令你思考和反省的千年沧桑的历史和现实。

谈天说地

搭上子弹蚁的“便车”

子弹蚁是一种生活在中南美洲亚马孙地区的凶猛蚂蚁,被评为“全球十大毒性最强动物”之一,它是蚁族的异类。远看它们像蜂,却有着强壮有力的上颚和尖锐带毒的尾刺;近看是蚁,喜欢挥动一对大钳耀武扬威。它们的体长约3厘米,体型约为普通蚂蚁的5倍,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蚂蚁种类之一。谁要是将它惹急了,子弹蚁就会使出自己的撒手锏——将尾部的毒针刺入猎物的皮肤,把神经性的毒素注射到对方的体内。

被子弹蚁叮咬后的疼痛感,就像被子弹打中一般,因此,它才有这个霸气十足的名字。可是,被子弹击中的疼痛感又有多少人真正感受过?美国昆虫学家贾斯汀·施密特为了知道被不同昆虫蜇咬后的感觉,竟亲身经历了150多种昆虫的叮咬,其中就有子弹蚁。在他编写的“施密特疼痛指数”排行榜里,被子弹蚁叮咬后的疼痛指数排名第一。

贾斯汀·施密特这样形容:“那种感觉就像有颗生锈的钉子扎入脚后跟,然后再赤脚走在火红的木炭上。带给人一浪高过一浪的炙烤、抽搐和令人忘记一切的痛楚,煎熬可以持续24小时而不会有任何减弱。”一般情况下,被一两只子弹蚁叮咬不会伤及性命,但疼

这些年,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杭州。去杭州当然不排除亦是为了西湖。西湖的细致、温婉和柔媚,犹如江南女子的一方倩影,也如想象中的人间仙境,或者还是历代文人心中一个不解的谜?

最好是四月,阳光灿烂抑或淫雨霏霏,却是最有江南风韵的季节,低眉回眸中翠湖含烟,假如依情伫立烟雨中的断桥上,你或许许仙和白娘子的事翩翩遥想?

一道风景是一个幽怨的情结。杭州的引人之处多是出于那些灿若星辰的人文故事。

那年的四月最是不巧,乘动车到杭州就遇上大雨,以前就住在湖滨,总是临湖的房间,这次却要坐出租车到很远的浙江宾馆。还是先去看西湖,举着伞站在宾馆门口,微风吹拂,细雨袅袅。好在杨公堤就在附近,打的不一会就到,铺天盖地的绿荫中,一切都在迷蒙的细雨中幻化了。我们站在一棵百年老树下,远望,可以领略到风景在雨中特有的幽丽滋味,湖水恰如剪水秋波,在



痛感会迅速扩散,有时即使你的手被叮咬,肩膀也会疼,甚至整个胳膊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都动弹不得。

在自然环境中,毒素是子弹蚁攻守兼备的生存利器。子弹蚁战斗力十足,将比它们体型大很多的昆虫视为捕食对象,令不少大型动物闻风丧胆。在捕捉猎物时,蚁毒能够起到麻痹,甚至杀死猎物的作用。在防守巢穴、抵御天敌时,蚁毒引起的剧烈而长时间的疼痛又是信号明确的“逐客令”。有了这样效果超群的武器,

听莺

□刘湘如

冷寂中散发着空蒙,虽然什么也看不清。这也好,好像元四家中的那位画师,用饱蘸的水墨画笔,狠狠地横扫过去,水面漂浮着一两只小艇子,路上也有稀稀落落如我们一样举着伞的行人,却不怎么感到寂寞,那迷迷蒙蒙的烟絮,雾里的惺忪,俨然一幅美人春醉卧睡着,烟雨中的路灯如一团浑浊的斜阳,水墨丹青好像也不管用了。

一个城市的优势通常与历史纠缠在一起。越王铸剑、林逋的梅花、苏小小的孤冢、苏轼的遗事、南社的碑文、雷峰塔的夕照、岳飞的精魂、秋瑾的碧血、西冷印社的风流……每一件都含有一段故事,在清波里摇曳的一切都在岁月里沉淀过了。

忽然想起李贺的诗句:“幽兰露,如啼眼。无物结同心,烟花不堪剪。草如茵,松如盖。风为裳,水为佩。油壁车,夕相待。冷翠烛,劳光彩。

大家V微语

在跑步机上跑步

□黄小平

●在跑步机上跑步,我们不停地向前奔跑,跑得挥汗如雨,可我们仍在原地踏步,似乎我们付出的努力和汗水都在白费。

●真的是这样吗?如果我们不努力地奔跑,跑步机就会把我们驱逐出局,那么我们在跑步机上连立足之地也没有。

●常听人感叹,自己辛辛苦苦地付出,没有得到一点报偿,于是对自己的努力表示怀疑,产生出“努力有何用”的无奈与悲观。

●人生犹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其实,我们的努力,我们的付出,能做到“止退”,能保持“原地踏步”,也是一种进步,也是一种成功,否则,我们就会因此向后退、向下滑。

●人生有时确实如在跑步机上跑步,你拼命地奔跑,却没有前进半步,但你不要丧气,要懂得这么想:这至少阻止了自己向后退,至少让自己增强了体魄,锤炼了意志,让自己不断变得坚毅和强大。

城市笔记

日日想

□管洪芬

有人在网上发帖,就“40多的女人天天都在想些啥”为自家夫人作了总结:“1.快递什么时候到;2.明天穿什么;3.我要减肥;4.不能熬夜了,追剧要节制;5.明天烧什么菜;6.丈夫什么时候发财;7.孩子几时懂事……”偶然间看到这个帖子的我,忍不住发笑,因为每条总结都是我的真实写照。

说到快递,我的心情真是急不可耐。天气变化快,一家四口的换季衣物、床上用品的更替、还有孩子随时报出的学习用品清单……因为都急着用,从下单开始,快递便成了心之所系。我对“明天穿什么”原不怎么在意,但随着年岁渐长,竟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好像没精致过。说真的,每天穿什么很受身材牵制,想着要精致起来,自然不可避免地逃不开减肥。减过肥的人都知道,减肥真的不容易。节食、跳绳,我都先后放弃了,转而跳起了减肥操。各种折腾之后,有段时间减了十斤,心欣欣然,从此减肥时刻印在脑海。

熬夜几乎是现代人的通病,一机在手,天长地久。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能再熬夜了,可到最后仍功败垂成。熬夜和不能熬夜成了盘旋在脑海里的一道魔咒。我对每天烧什么菜之以上上心,并不是因为擅长,实在是孩子们对每天的饭菜各有要求。我的想法是,哪怕他们嫌我唠叨,也好过做的菜没人吃。

我每天心心念念的还真是“丈夫什么时候发财”,但想归想,我很少在丈夫面前提起这些,毕竟赚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,这和我希望孩子们快点懂事是一样的,可遇而不可求。

不止帖子里列举的这些,相信四十岁女人的“日日想”还包括了很多内容。女人之所以天天想这些,不是因为无聊。相反,人到四十,历经生活的磨砺,更懂得去理解和体帖。这些“日日想”,是爱,是付出,是生活的幸福交响曲。